

## 捉鱼

■ 黄海樾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立夏一过,绿树成荫,荷塘始花,水涨鱼跃,夏天的味道日渐浓重。

知了声中,想起童年的夏日里,那些捉鱼的往事,令人快乐又难忘。

我第一次亲历捉鱼,是在四十多年前。

那个夏日,在海南儋县农业局工作的父亲,带着学龄前的我,到农技站下乡。

那天下午,父亲忙完农田里的水稻育种监测,携我从乡道走回农技站。我们路过几处野生老荔枝树,一道浅浅的小溪,从虬曲庞大的树头间流过。父亲拉起我,迈开双脚跨过去。我低头跳过溪水时,看到了清澈的水里游曳着一群群的小鱼儿。

“爸爸!这里有小鱼!”我兴奋地盯着水里的鱼儿,站在旁边不愿离去。

父亲执拗不过我,于是挽起裤腿踏进水里。只见他徒手挖泥堵在小溪最窄的一头,双脚来回翻动,把鱼儿赶往窄口处,再用泥堵住另一头,然后俯身用双手往外泼水。当水越泼越少,鱼儿便在这段一米多长的泥水里扑腾跳跃,掬手可及。父亲折下几张宽大的野生芋叶,将其卷成装水的容器,把捉到的小鱼放进去,再收拢顶端的叶子,用禾草绑起来。

依然记得那一天的归途,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提着这“罐”鱼儿,快乐得无以言表。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与放学归来的姐姐分享这下乡的收获。等我们满怀欢喜打开芋叶,把鱼儿倒进水里。鱼儿在水里游了几下,一会儿就翻了肚皮。

两年后,父亲调回家乡粤西化州工作,我和姐姐也回到化州县城读小学。

我们小学时代的周末和寒暑假,都是在外婆家——一个距离县城十多里的小乡村度过。在那些蓝天艳阳的夏日时光里,捉鱼是我们最热爱的户外活动。

我们经常捉鱼的地点,是流经村口的一条两尺多宽的水田灌溉渠。

“捉鱼?我还捉肉呢!太阳热辣辣,哪儿也不许去!”每次中午我们准备出发时,都会迎来外婆的一顿训斥。可是,趁她不注意,我们转身就偷偷溜了出去,直奔村口。

我们挽起裤腿,小心翼翼踏进没过小腿的水渠中,踩在软绵绵的淤泥里。姐姐拿着外公编织的一个小号竹筒箕,负责捉鱼。我提着一个小号铝制水桶紧跟其后,负责装鱼。

看到水中鱼儿的影子,姐姐弯下身子,双手持竹筒箕从水里舀过,将筒箕开口插至渠边的草丛处,再提起来,待水从竹筒间隙流过,“落网”的小鱼小虾就扑腾在筒箕里。

当年,我们最喜欢捉的鱼儿叫“菩萨鱼”。“菩萨鱼”的身上带着一圈圈的五彩鳞片,非常漂亮。这鱼儿的生命力也顽强,可以用玻璃罐养起来慢慢观赏。还有一种肚子白白胖胖的小鱼叫“白头婆”,经常是捉回去就翻肚皮了,只能拿来喂外婆家的小鸡小鸭。

记得有一次,姐姐把筒箕从混浊的泥水中提起来,里面竟然是一条正在扭动身体的小水蛇。姐姐吓得大叫一声,赶紧扔掉筒箕。我也吓到打翻了水桶。我们连蹦带跳,跑上丈余高的田基小路,看着水里,惊魂未定,不敢再接近。直到村里有小孩路过,才让他们帮忙拾回捉鱼的工具。

还有一次,我们在这段水渠里捉到了一窝泥鳅,姐姐每筒箕下去都有五六条,足足装了大半桶。那天晚饭,外婆把我们的劳动成果煎来作菜。那碟干煎泥鳅,是我识事以来吃到最香的泥鳅。

一眨眼,三四十年过去了。

当年我们捉鱼的“根据地”,外婆村口那条只能容自行车骑行的小路,已经连着旁边被填平的水田和灌溉渠,拓宽成了两车道的水泥路,路旁建起了村民的小洋楼。

如今的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些夏日捉鱼的时光。那些快乐的往事,带着童年的烙印,永远地刻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

##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 李坤鸿

2022年4月16日,神舟十三号飞船返回地球,航天员王亚平的女儿迎接“摘星星”的妈妈载誉归来。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驾着祥云多么俊俏  
挥动着双手  
带着微笑  
敬着标准的军礼  
向祖国报到

妈妈上九天揽月  
探索太空的奥妙  
为了我的愿望  
还出窗把“星星”寻找  
一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啊  
受尽了艰辛与煎熬  
吃也吃不香

睡也睡不好  
站也站不稳  
坐着还飘呀飘  
我曾梦想乘坐弯弯的月亮  
去帮妈妈分担辛劳  
顺便带上一些问题  
和妈妈好好聊聊  
可惜路途遥远  
蓝天太高  
……

如今真好  
“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带回了我的“星星”  
带回了我的骄傲  
带回了我的甜蜜  
带回了我的欢笑  
妈妈呀  
你是祖国的英雄  
你是女儿的荣耀



牡丹图 ■ 李宗辉 题诗 谢汝蒲

## 孤独在春风里消融

■ 闫业开

一觉醒来,窗外的枯枝又重回曾经嫩绿的样子,那些南迁的鸟回来了,外面又多了一些愉快的叫声。地上五颜六色的蝴蝶也开始沾花惹草,它们像捉迷藏似的扑在花上,让我一时分不清哪瓣是花,哪瓣是蝴蝶了,春天又这样悄无声息的来,逼得冬雪与寒冷不留痕迹地走了。

我在家不能出门,过着一日三餐已索然无味的生活,一种寂寞与孤独萦绕在我身边很不是滋味。我向窗外,远处光秃秃的山上立着一座信号塔,旁边不时有几只鸟飞过。外面的空气究竟是什么味道,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哎,之前能肆无忌惮外出时我没有好好珍惜,现在寸步难行时却连平常最不起眼的空气都十分怀念了。

一阵风从窗外吹进,挂在窗边的丝苇随着风轻轻晃动,我注意到它和我一样忍受着孤独,就这样平静地挂在那里,能否出去对它来说毫无意义。可它似乎随着我的孤独越长越茂盛。

它就这样生长,不用管外界发生的一切,这样挺好,它的生长只为了自己,知道自己生长的意义在哪。但是我们有时候却做不到,我们每天被各种信息包围着,因为外界的干涉我们动摇最初的信念,比如我们到底适不适合,比如我到底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路是用双腿走下去的,别人所说的经验只是别人的生活总结,真正应该听的是自己内心给自己的理由。

我佩服丝苇能承受孤独的勇气,它的身边再没有其它生命,却依旧能在阳光下结出粉色的果子。而我们却慢慢忍受不了孤独的折磨。

天上的明月,只有与黑夜相伴,才能在地上感受到珍稀的光亮,孤独是黑夜赐予我们的礼物。但是夏夜的蝉不为取悦谁而鸣叫,春日的花也不为装饰任何而开放,我们与其为了讨好任何,不如在春风中闭眼感受划过指尖的凉爽,与其在自卑与猜忌中迷失,不如在自由与信仰中解放。

前几日遇见一位旧友,邀请我到家中闲坐。相谈甚欢之际他取出一包所谓极品之茶叶,曰青柑乌龙。我仔细观之一问价格竟如此高昂,有些该说的话,一时间也不适合当面玩笑了。其实这所谓的极品,不过是对简单的人的调戏,我想起林清玄先生所说:最好的茶不必加味,加味的茶一定不是用最好的茶叶。若是上等青柑入药则优于作茶,若是难得乌龙自身之甘美不必用青柑加味,假若真是极品之相和,如此简陋之茶具,世俗之二人又怎能饮出其极品之所在?看来真正的极品应该单独存在,不需要衬托与对比。

就如同我们皆听过老虎,却不曾见过虎群,而不曾听闻的鬣狗则彼此形影不离。可见强大则不需要成群结队,结队者乃鬣狗般的弱者,一旦离开群体则性命难存。因此我们不必在意所谓环境与目光,就如黑夜是月光最美丽的传说。

夕阳挂在不远的山顶上,硕大的轮廓仿佛佛触手可得,丝苇与外界只有一层玻璃,屋内是它在阳光下的影子,它似乎遮蔽了整个太阳,影子铺满了整个房间。

## 劳动逸事

■ 朱凤玲

每当看到别人种菜的时候,就会想起我种菜的一些逸事来。

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是我只会干些简单的家务,对于一些重大点的劳动从未尝试过,因此心里怪痒的,总想尝试一下。机会终于来了,在我读五年级时,有一天傍晚回到家中,看见地上妈妈摘剩下的通心菜根,机灵一动,赶紧捡起来,扛起锄头就往我近来刚开垦的一小块地里跑。到了地里,我凭着平时对大人们耕田掘地栽种东西的记忆,就开动起来,首先翻地,每块泥土都敲得粉碎还用手细细捏过。然后把地整理成一个长方形,再挖出一排排前后左右间隔大约10厘米的一个个小窝,把通心菜根放入小窝内,再用泥土把小窝填平,并淋点水,让泥土保持湿润,然后就高高兴兴地扛着锄头回家去了。

从此,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菜是否生根发芽了,每天还给它淋水施肥,锄草捉虫,心里常默默地说:“通心菜啊,通心菜啊,你快点长大吧!”经过我的精心料理,通心菜慢慢地发芽,长大了,望着这一地的青翠欲滴,我心里乐开了花!我也可以自己种菜啦!

终于可以食用了。我把它采摘回家,细心洗干净,切好然后放入锅里炒。不一会儿,菜就熟了,望着这散发

香味的通心菜,我心里甜滋滋的。

劳动,它使我获得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愿每个人都能从辛勤的劳动中品尝到甘甜。

时间飞逝,随着我上初中,高中,大学,然后毕业参加工作,再到结婚生子,体力类的劳动就少接触了。

最近一次种菜,应该是2016年的事。学校新建的教师宿舍楼落成,我和先生有幸分到一套住房。宿舍楼后面的空地成了大家种菜的好去处,大家你一块,我一块地开垦来种菜,先生也随流开垦了一小块地出来,准备种菜,我也只好跟着打理起这块地来,很快我们就整理好,并种上了一些常食菜。让我记忆犹深的是,有一年,先生在挡土墙边随便丢了几粒南瓜种子,想不到有一粒种子发芽生长了,可惜土地贫瘠,根苗生长得好瘦削,于是先生回农村老家拉了一大袋有机肥,直接埋在南瓜根部的地方,有了肥料的滋润,南瓜苗迅速生长开枝散叶,沿着挡土墙爬了一大片,形成了颇为壮观的一堵绿墙,随着陆续开花,惹得蜜蜂流连忘返,迟迟不肯归去。南瓜的叶与花都可以食用,那段时间,我时不时的摘些花、叶回家煮食。确实是道不错的佳肴,以前的我怎么没发现呢。

南瓜的叶子绿油油的,美丽的条纹均匀地铺在叶上,点缀着叶片。叶

子里面凹进去了,外面凸了起来,南瓜的叶子旁边还有一排排的尖刺,随时保护着叶子。南瓜的花儿也很漂亮,花还是含苞欲放的时候,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还不愿意将自己美丽的脸展现给大家;在阳光和雨露的滋润下,小心翼翼地张开了一点花瓣,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它的花蕊了;慢慢地,全部张开了,就像一个穿着金色的裙子,亭亭玉立的少女站在瓜藤上。

花慢慢地枯了,小小的南瓜一个接一个地从花朵后面冒了出来,过了不久,长成了圆形,南瓜上有一条条纹路,紧紧地扣住了南瓜,似乎在说:“不要再长了!”南瓜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吊在了藤上,像一个圆鼓鼓的皮球。

随着南瓜成熟采摘,叶子、瓜藤也越来越黄,最后终于枯萎了。采摘下来的南瓜,有20来个,小的两三斤,大的五六斤。我们分了一些南瓜给大家,留了一些自己食用,余下的拉回农村给家公家婆。后来,因为菜地周边的绿化树越长越茂盛,遮挡了阳光,慢慢地我们就不种菜了。

当然,这种自己亲自栽种来的丰收喜悦,至今想来也弥漫于心间!

每当回想起这些种菜的事儿,心头满是甜蜜,因为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收获,是那么的令人回味无穷!